

白楼梦

沈乔生 著



174683

1247.5

3422

白 楼 梦

沈乔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楼梦/沈乔生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7

ISBN 7-5063-1451-7

I. 白… I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2271 号

白楼梦

作者: 沈乔生

责任编辑: 杨 葵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70 千

印张: 15

插页: 2

版次: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451-7/I·1439

定价: 1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卷 首 语

一天，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有神论者在一个集会上相遇了。他们都是自己派的祖师爷，这次是狭路相逢。

他们在信徒的助威声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他们从太阳初升辩到夕阳西下，不分胜负。助威的信徒们都精疲力竭，散去了。他们的辩论从广场移到密室，继续进行，一直到子夜，仍然没有结果，不得不休战。

有神论者回到家中，烛光摇曳，他突然了悟，一本接一本，在烛光中烧掉了所有的神书。

无神论者回家，屋内明明灭灭，他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怖，跪下来，内心里乞求神的饶恕。

第一部

1

可以说，所有事的起源都和一张照片有关。这张四人照几乎暗藏了这个长篇故事的所有密码。它是一个起点，一切从这里出发，连结着许多年里的丝丝缕缕、大开大阖。最终又归结到这里来，像潘多拉的匣子，它放出去的魔鬼，最后收回这个匣子里。

照片上有四个人，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拔射、修漠和我，另一个是教师沐仲。不无遗憾的是四个全是男性，一种半睡半醒的阳刚气在四张脸上闪动。背景是白楼，它圣洁、典雅，是我们大学的象征。我们都记得很清楚，给我们拍照的是皇英，她背对太阳，当阳光从她的身后溢出时，她的艳丽娇美的面容简直叫人惊心动魄。是她在我们和太阳之间搞了一次日全食，可以说，我们张惶不安的表情就是面对她而产生。一种宛如大蟒般的阴柔气缠住我们，弥漫在照片上所有的立体和平面的空间中。

照片后有一行字，我现在不愿意说是谁写的，它让四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起它就心中发颤。

我翻过照片看这行字。很多年过去了。

这行字是：“二十年后早知道”。

2

这张照片的拍摄，完全是一个巧合。那是五月，毕业已经临近，在这期间，校学生会搞了一连串的活动。修谟是这届学生会的主席，他得到这个位置，完全是因为女辅导员对他有特殊的感情，他们之间是一种单纯到近于圣教徒的关系，落在白纸黑字上叫人读了可怕。

修谟是一个气度很不错的男子，身高1米78，鼻子尖挺，目若朗星，很容易招来女孩子的爱慕，有的他不觉察，有的假装不知道。在他任职的最后半年，学生会进了两个一年级的女同学，两个是好朋友。一个叽叽喳喳，像只喜鹊，一个文文静静，人家说话她就笑，一笑两个小酒窝。差不多同时，两个都爱上修谟了，这爱就有点残酷，只要他在场，喜鹊就结结巴巴不会讲话了。另一个小酒窝，眼神就跟梦呓一样。到后来两个女孩子互相不理睬了，有一次小酒窝忽然哭了，而喜鹊咬着嘴唇看向窗外。她们为了心中的偶像，竟然仇视起来。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觉得事情滑稽而棘手。到某一天，忽然发现两个女孩一起不来了，才知道修谟已经指派一个部长出面谈话，让她们都回系里去，不要再来了，同时给她们各写了一份不错的鉴定。

毕业前夕，修谟组织了不少活动，大出风头。这就引出小说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表态，这个人就是拔射。他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说：“这个小暴发户，太轻了。”这口气就像是把一只爬上他手臂的虫子弹掉。拔射身高1米83，体格雄壮，气魄宏大，在莘莘学子中，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膂力。他是一个干部子弟，“文革”中家庭蒙难而放逐过西北，当他历经了千般磨难，从西北归来之时，高贵的血统和粗犷的塞北风格在他身上已经浑

然一体。他自然成了学生中的领袖。他为人热情豪爽，为朋友的事他可以倾自己所有而相搏，甚至两肋插刀。一次，一个农村同学的父亲病危，来了急电，那个同学与拔射的私交不错，当时他的脸就灰了，蹲下去站不起来，他身上的钱还买不起一张回家的火车票。时间是1979年。拔射知道了，他一把拽起了那个同学，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千元钱，那钱是他从重新当高官的老爹那里刚要来的，是他两个月的生活费。他二话不说，塞进那同学的手中，说：“走。”他快步来到校门旁的电话亭，打电话向警备区的朋友要车。15分钟后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到，载着那农村同学，风驰电掣，来到火车站，拔射亲自买了票，把他送上火车，前后不过一个小时。那同学泪流满面，拔射伸手掌抹去他的泪，说：“走。”

拔射另一个有魅力的地方是会玩，带人一起玩。到了周末，他领一拨人，到警备区司令部去，找他的自小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朋友，要一辆本田50的摩托车，那个年代这就是很稀奇的家伙了。他一个接一个载着同学，带他们兜风，从城东一直开到城西，横贯整个都市，刹不住还开到郊外去。他天生就是一个寻找强刺激的家伙，车子在他手里就像在飞，他不允许前面有别的车，有就要超过去。坐他身后的同学简直在求饶了，拔射，慢一些，不要出事，慢一些。如果是女同学，那就是一路惊叫。而拔射则很少予以理睬，说：“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。”如果不溜车，他便换一种玩法，带大家聚会，他毫不费力，就请来当时影坛上开始走红的明星。那些在公众场合傲气十足的青春男女，见了拔射却亲亲热热，一口一个祁大哥。唱过闹过，随后就是喝酒。拔射天生就是海量，又在西北练过，每次都是不动声色的酒司令。最后哭的笑的叫的都有，拔射伸出他的茁壮的手臂，把两个或三个脑袋搂在他的臂怀里。

拔射的文才也是很不错的，据说在念中学的时候，他的作文

《我家的白猫》就上了市中学生优秀作文选，成了一个遥远而骄傲的记忆。大学四年中，他偶然写一篇两篇文章，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才华和气势，可是他很少动笔，懒得写文章，对于一些热衷于向报刊投稿借以炫耀的人，他只是鼻子里轻轻地嗤一声，颇有项羽的“不愿学一人敌，而要学万人敌”的气概。不过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很好。由于他的威望，很多人都想推选他到校学生会当头，当时年级中拥戴他的空气十分热烈，有人提名，把“祁拔射”三个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，底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他却黑着脸一声不响。当有人请他起来表态时，他站起来，声音沉闷地说：“对不起你们了，我不干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。全教室的人都呆住了，好一会儿才有人缓过神来。事后有同学问他为什么这般表现？他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我老爹就是当共产党干部的，从小到大，一级一级。我不知滋味却也看在眼里，难道还想和他比一比，谁当得大？我不愿意，要当就换一个当。”当时在场的没有人知道他想当的是什么，恐怕他自己也不甚了了。直到若干年后，改革风潮突起，这个才有了答案。

这样看，拔射轻视修谟这样的平头子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他是在小组讨论会上即兴讲这句话的，在座的有十来个人，走漏风声是极自然的事。当天修谟的脸色就不好看了。可以说拔射是随便讲这句话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把修谟当作他的对手，论级别他不够分量（在后面我们会发现谁是拔射真正的对手），他只是一时兴起，凭他的感觉脱口了。然而，被说的那一位却感受到了深深的侮辱。修谟正在春风得意之时，他觉得世界正把幸运的翅膀插在他身上。他出身贫寒，那年接到大学通知书，他冲进门报告了他的守寡的母亲，她当时正在给里弄生产组糊纸盒子，她抬起赤红的眼睛，打着抖，几秒钟后喊出：“我的儿啊……”于是他们抱在一起，蹭呀磨呀，仿佛要用对方的泪水来洗自己的脸。幸得遇上欣赏他的女辅导员，他才当上这届校学生会主席，这种

莫大的变化使他有一种目眩的感觉，他像听自己的心跳一样憧憬今后的前景。拔射的嘲讽似黄蜂的毒针，猛地扎进了他的心。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他还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发呆。当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，是他的副手，我也隐约听说了拔射的议论，沿着弯曲的缀着落花的小径，走到他面前说，别在意，吃饭去吧。他的手插在浓密的头发间，用一种低婉的受伤的声音说，你先去吧，我不饿。

我去了食堂，在填满自己肚子的同时，给他打了饭。菜特意买了双份，排骨加荷包蛋。我和拔射的关系也很不错，这样的冲突叫我两边为难。修谟听了我的劝慰，拿了筷子，慢慢地往嘴里划，后来越划越快，荷包蛋排骨和饭粒塞满了他的嘴巴，立时就咽空，好似喉咙里面伸出一只手，把它们全部抓进去。他净了嘴，点清菜金，放在饭盒盖上，说：“拿着，你使我大大透支了一次。”我要推回去，他哪里肯依。这时他已经换了神气，马上和我讨论下一步的工作，决定下午召集各部部长会议。这次打击只使他在原来的轨道出一个小弯子，很快又回到上升轨道里去，他用的是明智的方法，不和强大的拔射正面对抗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部长篇故事中，他和拔射并不是主要的冲突对手，可在那时他们确实酝酿了一种气氛。

那天的见面是皇英安排的，我不知道她是不经意造成，还是蓄意安排的。上午她遇上我，惊喜地说：“可遇上你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在岛上有我一个工作室，你去看看吗？”

她傲然地站在面前，用傲然这个词完全是我的感觉，而我相信她只是随便站在那里。我当然答应了她。她的美艳如黑白对衬一样鲜明，当时我们站在林荫道上，光线从叶子的缝隙中漏下，而我却觉得别处没有光亮了，暗下去，亮光全部集中在她的身上，把她的深水潭一般的眼睛，桃花瓣似的嘴唇，浮雕一般的鼻子和下巴照得触目惊心。虽然我同她已经不是生人了，但还是觉

得不自如。在学校五千多名女生中，她绝对是稀罕的一个。我们在五年十年中，都不一定能遇上第二个这样的女生。有些女人，你刚开始看她的时候，会带着害怕的心理，这是青春时期很正常的事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就不害怕她了，你觉得那层迷蒙的纱破了后，你没有必要怕她。可是皇英不一样，至少对我来说，在前后这么多年中，我始终对她怀着一种惶恐的心理，这绝对是怪事。

我按她讲定的时间在校门口等。原定午后两点半见面，随后乘汽车，再坐船，顺江水而下，傍晚前就能上岛了。我到校门时，修谟先来了，手上在翻一张报纸。我觉得有些意外，说，你也去？他似有些害羞，却用坦然的口气说，是的，我也想去看看。

大约等了三分钟，皇英和拔射出现了，我一时很紧张，怕有难堪的场面。就在这时我发现修谟似有不安，但我想他一定有思想准备，有皇英就有拔射，这个活动拔射不可能不出场。幸而拔射大气，他上前拍拍修谟的肩，说：“让你等了，对不起，你昨天晚上的演讲我听了，哲学系教授的逻辑也没有你这么强。”这句半戏谑半认真的话很快消除了修谟的不安，一场可能的尴尬烟散了。我说走吧。皇英却神秘地说：“还有一个人。”

这下拔射都有些惊奇了，还有一个？就在这时，那人顺着林荫大道走来了。那人走得比较急，步子有些不稳，左右摇晃。我们看清了，那是赫赫有名的教师沐仲。我没想到那另一个会是他，尤其是拔射，他的脸一下子阴下来了，我这才明白，皇英这个隐蔽的邀请在他心中起了什么样的反响！可是她毫无察觉似的，迎上去，欢快地说：“沐老师，就等你了。”

沐仲应声而答：“有事耽误了几分钟。”可能一路走急了，他微微有些喘，等站定了，依次看看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发现他的目光清澈如童子。沐仲的年龄刚好在青年和中年的交界处，要提

他的特征，莫如提他的硕大的脑袋，就如一口大瓮，额上还有几道明显的印痕，据说是天生的，可给我的感觉好似里面的东西太满了，脑壳拢不住，撑出裂纹来了。相比之下，他的身子就显得有些瘦弱了，仿佛是一根孵出的黄豆芽。可是当他阐述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，或者和人论战之时，他脑袋上的头发竖起来，活像一头雄狮。他文思也是少有的敏捷，能同人一边对话，一边手下不停笔，对话结束，一篇文章同时成了。

沐仲和拔射的矛盾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，在这以前，谁也没见过他俩正面冲突，但都知道他们深深地对立。他们的矛盾，是一种从思想到气质的根本的相悖，他们像是两颗在自己的轨道里运行的星星，可是他们的轨迹有致命的计算错误，注定要发生相撞。在同学中间有一种流传，他们儿时就有复杂的纠葛，可以说冲突是与生俱来。在某一个夜晚，皇英出外寻找父亲，空气间散布着奇异的花香，夜空中划过大团的流火，她遇上梦游的沐仲，于是事情骤然紧张起来，两个男人都意识到，宿命的思想在他们身上照样灵验。

我和修谟都尊敬地称呼了沐仲，拔射却转过脸，看着别的地方，刚才对修谟的诙谐没有了，他的宽容是有限度的。皇英拍一下手，说：“人到齐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拔射却出毛病了，身子往一棵大树上一靠，说：“不好，我的肚子痛了。早不痛晚不痛，偏偏现在痛。我看，我们这些人没必要上一条船。”他后面那句话显然是双关语。我心里似被一个虫子轻轻咬了一口。

皇英却浑然不觉，上前握住拔射粗壮的手臂，说：“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痛了，痛得厉害吗，要上卫生院？”

拔射淡淡一笑：“不用上医院，挺一挺就好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皇英有些为难了，她看看我，又看其他两个，她也不知怎么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，眼里含着对我们的歉意，忽然她说：“拍一张照好吗，我替你们合张影，一定很有意思。沐

老师，你说好吗？”

沐仲说：“可以。”

皇英从她的土布包里掏出了相机，这是一台海鸥 120，她往大道里走一段，边上是一个花坛，五月的季节，花坛里盛开着牡丹、玫瑰、丁香、芍药，呈一片飘浮的五彩缤纷的颜色。背后是白楼。她快步走到花坛边，端起大大的相机，同时身子也收起来，好像整个人都要躲到相机后边去，接着朝我们挥手：“就在这里，很不错，你们来呀。”

沐仲第一个响应她，他大步走进她的镜头里，回头微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也来。”奇怪的是，他的神情和他的年龄不符，好似一个无邪的儿童。

修漠走进镜头了，站在沐仲的左边。我跟着上前，但并没有挨紧沐仲，中间空出一个位子。此刻大家的目光都对准拔射。他的背梁脱开那棵大树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也算一个。”他走进来，我就要朝边上让，有心让他靠着沐仲。

不料拔射一把捏住了我的臂膀，不由分说，把我推到了沐仲的身旁，说：“你就站在这里。”他的力气是那么大，我没法违抗。随后他抱起双臂，朝我的左边一戳，离开我有一步的距离。这么看，我们三个是一排，他是独自的星座，分开了却不离远，在镜头的边缘。

皇英把脑袋从相机后探出来：“请你再靠近一点……”

他说：“不用，就这样好。”

皇英不勉强，又躲到相机后边去了。我们迎着午后的太阳，眯起了眼。阳光从她的身后溢出金彩，她的形体如同雕塑一般。

许多年后，留给我的这张照片已经泛黄，但我依然能够看出，四个男人都没有真正地放松，眼里隐隐有一种不安，仿佛都预感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等他。我开始写我的长篇故事了，好像是进了一座廊庙，四周的石壁上刻着一具一具面谱，庙内浮

起青灰的雾气，当我的追溯一开始，那些面具就脱开石壁向我飞来，像无数头仓皇的蝙蝠，我惊慌不迭地躲闪，它们在空中飞翔、相撞、碎裂，使我思路混乱，写作难以进行下去。可是，我很快发现一个秘密，只要我把这张照片放在桌上，脑子中的思路就能慢慢理清，纷乱混杂的时空间突然出现了一种秩序。我不得不相信，它是我故事的总纲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二十年后早知道。

快门闪过了，皇英说：“你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有意思，我要给你们每人都留一张，让你们自己看。”

有一人骑着车过来，嘴里喊着修漠，说团市委来紧急电话，要校学生会主席赶去参加一个会议。修漠说声对不起，就此退出了，他有正当的理由。拔射退后几步，一只脚踩到一块石头上，也斜着眼睛看我们几个。

沐仲摸了摸硕大的脑袋，似有懊丧地说：“都不巧，那就另找时间吧。”

皇英说：“也好，另找时间。”

皇英的计划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夭折了，我们五人就此永远失去了一起上岛的机会。今天我写故事时也觉得遗憾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四天之后，五人中的三个人却鬼使神差地凑合到一起，顶着五月的夜空登上了一条小船，在散发出腥味的水上，排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戏。

3

叶皇英是艺术系的进修生，我们都知道她是随着拔射一起从西北归来的。当时拔射已经接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，他买了车票，在一个简陋破旧的火车站逗留，就这时遇上了皇英。这个浑

身散发出异域气息的女子也正要到东方的海边去，他们从邂逅到一起上火车，前后不过九个小时，但这九个小时的生命质量却超过他在西北呆的九年。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最后离开西北时，还能遇上这个女人。跟皇英在一起时，他的脑中不时现出雪峰荒野等景致，用简单的话讲，他和她都相互认识了身体，以前他从书本上、从课堂里、从男人胡吹中、从所有的地方得来的关于身体的支离破碎的理论，这时得到了完全的检验和印证。从她这方面来说，大概他算得上一个血性男人。他在火车上始终贴紧她，好像怕她会像突然出现一样，又突然地消失。

“你去东边的都市里干什么？”火车开出河西走廊时他问。

“去找我的父亲，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。”她在他的臂怀里动一下，心里有些奇怪，他已经问过她一次了，可是上一次她回答的时候他似乎没有听。

“找你的父亲？”这一次拔射听清楚了，“你的父亲在东边？”

“母亲告诉我的。”皇英在他的怀里仰起脸，饱满圆润的额头贴在他翘起的下巴上。列车已经进入夜间行驶，昏暗的灯光随着车厢一起摇晃，他们是坐席，四周的人都昏昏入睡了，七倒八歪，样子十分难看。不远处有一个男人一直盯着他们，她不在乎。在她的感觉中，这个车厢里的人都看不见他们。

皇英的记忆中，父亲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在高原的澄蓝如洗的天穹下，这个影子隐约地从地平线上出现了，但她从来没看清他的眉目。阿妈讲她的眼睛鼻子都像父亲。阿妈把羊放到山的另一边去，那里草多水多。剪羊毛的日子到了，母亲累得趴在地上不想动。小小的皇英就恨父亲。阿妈喝了水，用袖子把嘴角边的水抹去，说：“你爸在这里也不做这些事，他是东边大城市里的人。”她脸上没有一点苦意，反而有一种骄傲。皇英慢慢地长大了，也慢慢地知道了，父亲过去是英雄，是东边大都市中的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后来落难了，就到这原野上来了。像他来时一样

突然，有一天他也突然走了。

风沙光临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一来就是盖天铺地的，像一头怪兽吼叫，太阳月亮星星全都装进了黄色的大口袋中。皇英在几十里路外读书，在这所地方艺术学校中，她显得很有才情。一天，她赶回来看母亲，搭了卡车，又走了许多路。她发现她们的屋子不见了，只剩一个圆形的坟丘一般的沙包，边上坐着母亲，神色木然，脸上的皱纹中都嵌满了沙子，她是刚从沙子中钻出来的。黄沙压住了屋子，压塌了羊圈，一半以上的羊都死了。四周的水源都没有了，要迁移了。母亲走进羊圈，圈里的羊叫声十分微弱，好一会儿她出来，牵过一头母羊，她蹲下去，抓住它瘪瘪的奶子，使劲挤，才挤出一条细长的奶水，滴进底下一个蓝粗瓷的大碗。母羊的四条腿哆嗦着，要站不住了。皇英看见母亲脸上的肌肉也在哆嗦，她喊道，不要挤了……母亲却像没听见一样，她的浅褐色的手指似鹰的铁爪一样绞紧了羊奶子。母羊扑地倒了，一颗鲜红的血滴进了碗中，白色的奶汁中开出了一朵红花。

母亲捧起了大粗碗，碗中只有浅浅的一点奶。母亲说：“你喝了，去找你的父亲，到东边的都市去。他一看见你就会认出来。”皇英喉咙里干燥得要冒烟，却不想喝，可是见了母亲笔直的眼光，还是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把碗交回去。她走出一段路了再回过头，母亲并没有看女儿，她捧起大碗，仰脖子倒进嘴里，碗兜底翻过。缺了口的月亮从昏黄色的沙雾中升起，像一个流放的孤独的灵魂。

拔射听了她的故事，许久没有说话，他在光线暗淡的摇晃不停的车厢中，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他甚至听见她骨头格格的响声。他想她来找父亲，却先碰上一个男人，这是意义非同一般的事情。

拔射进大学之后，想了办法，让皇英也进学校，进修艺术专业。这也不是件了不得的事，不就是进修嘛！拔射和艺术系的主

任、教师都熟悉，他们还一心想结识这个无所不能的干部子弟。自然要象征性地收些费，但比别人便宜得多。再说皇英本身就有艺术的灵性。她的一位任课老师一次同拔射一起喝酒，他举起酒杯说：“不是拔哥在这里我说这话，我可以大胆地说，这批学生中，数皇英艺术天赋最高，她那种感觉方法是其他人没有的。”拔射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那你好好培养她。”但是皇英并没有叫那位老师称心如意，她很少认真地去写生画素描，对细到毫发的工笔画尤其没有兴趣，往往是别的同学画十天半月，她一天就草草地弄完了。那位老师只得自己拿起画笔，替她修修改改，可是她看也不看，只抓了一大团泥，在画板上捏啊弄的，不知干什么，十个手指都同泥一样颜色，画纸也弄脏了。老师只好叹气，对拔射说：“毫无办法，收不了这位高足。”拔射笑笑，说随她。

皇英到了大都市，起先的日子里觉得新鲜，可是很快就心里发闷，这里的人怎么心眼就这么多这么细，复杂到叫人害怕。和她同宿舍的另有三个女孩子，开始的时候她们好得要命，到哪里都是三个人在一起，像一根枝条上飞来三只叽叽喳喳的鸟。可是很快不对了，一个女孩子说，她掏钱的时候很大方，可是为什么轮到另一个掏口袋时她这么抠？另一个女孩子也说，她有男同学来找，马上就介绍给大家，为什么那个女孩子一有男生来找，马上把人家带走，唯恐别人认识呢？第三个也参加进来，她说，那天她出去倒水，忘了带钥匙，风突然把门吹上了，她敲了好一阵，那女生就是缩在被子里，不来开，害得她冻感冒了。那女生反驳说，起先她睡着了，后来被敲醒了，她在门外又不说话，还以为是男生来敲门，当然不理睬。三只鸟互相翻白眼了。睡上下铺的两个女生每天要照面十次，却整天整月不说一句话。皇英简直不明白，人的心思怎么会这般打弯？

皇英的身世慢慢被人知道了，传开来，大家都觉得稀奇。就有一个研究易经的姓汪的老学者，过去也在西北流放过，拄根拐

杖，颤颤巍巍，让人领着来看她，见了面上上下下打量，只是哑舌，不说话，回头要走。当时拔射和他的心腹瘦子都在边上，拔射拦住他，说：“你直说无妨。”汪学者这才说：“她是江南的种，胚芽里含着风流不羁的因子，又放到高原上纯净的地方去养，得天地之原气，才成如此的精灵。”说过便走。

拔射便叫过他小兄弟瘦子，叮嘱几句，瘦子点头，立时跟着出去。过半个小时回来，瘦子进门就翘拇指：“拔哥，还是你有眼力，那老家伙果然是说半句话，另半句咽进肚里去。我缠上他，他还是不肯说，我就跟他到家里，在他的对面一坐，两手抱臂膀。他无计了，这才说，你看她的眼里飘一股妖冶气，两片嘴十足是桃花瓣状，桃花，桃色矣。我作过考证，古代的姐己、貂蝉都长这样的嘴，怕是近她的男人须要小心。”

拔射大笑，说：“我看汪老头一句也没讲错，她哪里是一般的女人，没有斤两的男人能近得了她身？”

瘦子说：“也就是你拔哥伏得住她，跟了你是她的归处。”

班上一些热心的同学就根据她讲的，理出线索，四处帮她找父亲，但都没有结果。皇英自己也找，一段时间找得紧，一段时间找得松，冬去夏来，也过了很多日子。一天，一个班上的男生来找皇英，认真地对她说：“有眉目了，我托了我叔叔打听，他在派出所里工作，他找到一个人，很可能就是你的父亲。那人今天到学校来找你，傍晚五点半，就在校后门那个大邮筒边上等。他看到你会上来认的。”

皇英又惊又喜，那一天就骚动不安，什么事都做不起来。她怕耽误了时间，晚饭也不吃，就在邮筒边上等了。后校门进进出出的人不少，也有不少人朝她看，但哪个是她的父亲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乌云浮上来了，树枝摇动了，路上的行人都加快步子，奔走起来。她还站着不离开，她想她走了，她的父亲就看不见她了。树枝狂摇了，天象变得非常可怕，一阵急雨下来了，柏油路